

窗外,雨下得正酣。

我坐在窗前,看那雨帘密密地织就,将远处的树林、近处的屋舍都笼在一片朦胧之中。夏雨总是来得这般任性,不似春雨那般矜持,也不似秋雨那般缠绵。它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倾泻而下,又在转瞬收敛锋芒,只留下满世界的水汽氤氲。这样的雨,落在诗词里,便成了诗人笔下最富生命力的意象。

在南方,夏雨来时总是猝不及防。方才还是烈日当空,转眼间乌云便压得很低,仿佛要贴着屋檐飞过。燕子低飞,蚂蚁搬家,这些都是夏雨将至的征兆。雨点先是零星地砸在青石板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,继而便连成一片,将整个巷子笼罩在水雾之中。雨水顺着瓦檐流下,在石阶上溅起一朵朵水花。这样的场景,在曾几的诗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: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夏雨过后的清新,黄鹂的啼鸣,都是这场雨的馈赠。雨后的小巷里,孩子们赤着脚在水洼中嬉戏,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,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

夏雨最妙处在于它的性情多变。它可以是狂暴的,如苏轼笔下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;也可以是温柔的,如秦观词中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”。但无论何种形态,它都带着夏天特有的热烈与生机。杜甫《夏夜叹》中写“仲夏苦夜短,开轩纳微凉”,那微凉正是夏雨过后的恩赐,是炎热中难得的慰藉。有时夏雨会在午后突然造访,豆大的雨点打在

夏雨

顾泽

荷叶上,发出噼啪的声响;有时它又会在深夜悄然降临,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窗棂,伴人入眠。这样的雨,总能勾起人无限的情思。

在北方,夏雨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它来得快去得也快,却总能带来片刻的清凉。王维《积雨辋川庄作》中“积雨空林烟火迟,蒸藜炊黍饷东菑”的描写,展现的是夏雨过后农家生活的宁静画面。雨水浸润了土地,也滋润了农人的希望。这样的雨,不是愁绪的象征,而是生命的源泉。北方的夏雨往往伴随着电闪雷鸣,刹那间照亮整个天空,又迅速归于黑暗。雨后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,让人忍不住深呼吸。农人们站在田埂上,看着被雨水滋润的庄稼,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夏雨还能勾起乡愁。王维《渭川田家》中写道:“田夫荷鋤至,相见语依依。即此羡闲逸,怅然吟式微。夏雨桑条绿,秋风黍正肥。”简单的自然现象,在游子眼中却成了思乡的引子。雨落在桑条上,也落在诗人的记忆里,唤起了对家乡的思念。夏雨就这样,在不经意间打开人们情感的闸门,让隐藏的乡愁如雨水般涌出。

夏雨落在不同的景物上,便呈现出不同的意境。落在荷叶上,便成了元好问笔下的“骤雨过,珍珠乱撒,打遍新荷”;落在芭蕉上,便有了

白居易“隔窗知夜雨,芭蕉先有声”;落在梧桐叶上,便是李清照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。每一处景致,都因夏雨的造访而平添诗意。李清照虽然以写秋雨闻名,但其“昨夜雨疏风骤”的意境,放在夏夜也毫不违和。雨打芭蕉的声音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,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心事。而荷叶上的雨珠,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,宛如珍珠般璀璨。

最动人的莫过于夏雨过后的景象。雨水洗去了尘埃,世界焕然一新。韦应物“夏雨万壑凑,浮阳变清阴”的句子,写出了雨后山林的清爽;范成大“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”则道出了夏雨与季节变换的微妙关系。此时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,草木的清香,这是任何其他季节的雨都无法带来的独特体验。彩虹常常在这个时候出现,横跨天际,将雨后的天空装点得格外美丽。孩子们指着彩虹欢呼雀跃,大人们则驻足欣赏这难得的景致。夏雨过后的傍晚,夕阳将云彩染成金红色,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温暖的光晕中。

窗外的雨越来越小,阳光慢慢透过云层洒下来,水汽开始蒸腾。这短暂的夏雨,就像一首即兴的小令,来去匆匆却余韵悠长。而诗词中的夏雨,则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瞬间,等待着每一个雨季被重新唤醒。雨后的世界格外清新,树叶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。这样的时刻,让人忍不住想要吟诗一首,将这美好的瞬间永远珍藏。

窗外的雨停了,而心中的雨,正下得缠绵。

与时间拉锯

祥生

着我们的心灵。人在变老之前,每个阶段都有不少激励自己的目标,少年时代渴望健康成长、学习优良;青年时代希望考大学、读博士、找个理想的爱人;中年时代渴望事业有成、孩子听话、家里的老人安康。到了老年,有的梦想实现了,那些没有实现的一下子也难有大的进展,此时,一部分人会产生“到点”的感觉,只有具备乐观精神的人才会涌动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豪情。

当然,即使是选择“志在千里”的人生,我们与时间的拉锯照常会展开。我从20岁开始学习写作,至今已几十年了。在很长一段时间,我有个习惯,将每天早晨叫醒的闹钟定在6点,然后躺在床上构思,头头尾尾、枝枝叶叶想好了,再起床吃前一天晚上在电高压锅里“预约”好的早餐,吃完立即写作。现在,我早晨的闹钟依然定在6点,却不是叫醒,而是叫起床。原因很简单:年纪大了一些,精力没有从前好了,每次被闹钟叫醒,不到5分钟又睡过去了,根本不可能将稿子想好。我的

新招是:每天6点起床后,吃好“预约”的早餐,坐在沙发上苦思冥想,有了灵感再走向电脑。

衰老之后,日常生活同样得学会与时间拉锯。以前上街买点什么东西,都是记在脑子里,当然偶尔也忘记过,但次数并不多,现在,出外买东西,只要超过四件,你就得写在手机的备忘录里,否则,十之八九会忘掉一两件。早些年,见到多年不见的朋友,能够叫出他的名字与曾经供职的单位,现在交谈老半天,只觉得此人面熟,却怎么也想不起他是何方神圣。三四十岁的时候,有朋友相约,有时也打打篮球、爬爬山,到了60岁以后,激烈运动早就停止了,怕体力不济,更怕这副已经松松垮垮的躯体不堪重负。

是的,衰老是一种与时间的拉锯,而且最终胜利的是时间,不过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老了就无可作为。有句话叫“人间值得”,这种“值得”分为两个方面:一是生命的过程有风雨坎坷,更有蓝天碧海、花飞燕舞,美得让人愿意久久停留;二是努力奋斗过,才知道享受“创造”比贪图“现成”更快乐,更能获得生命的意义,而正是包括衰老时段在内的烟火生活为我们的攀爬腾跃创造了机会。

衰老并不可怕,真正可怕的是被衰老打倒。

·雅士闲情·

天津情缘

布易

1935年前后,黄裳就读于南开中学,此后陆续在天津生活了近10年……1950年元旦,在阔别多年后,黄裳再次来到天津,南开中学、劝业场等地让他既熟悉又陌生。1月2日,黄裳到劝业场故地重游,到解放北路起士林餐厅品尝西式蛋糕,回味之余记下文字:“到天祥市场遛旧书摊,看了几种明抄善本,这些从前只能望望然,现在则可以进而购取了,似乎是一种‘进步’。而新文学的旧本却极少,只在书摊上得此‘未名丛刊’初版本《小约翰》,尚可满意。”

黄裳在1979年12月23日写给著名藏书家、编辑家姜德明的

信中又深情地谈及少年在天津的时光。他说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劝业场,在那些旧书摊“想当年,袋里有十块八块就是‘财主’了,搞一套‘五四’以来初版毛边的新文学书真是不费吹灰之力”。

信中的温暖记忆也让姜德明不禁回首,姜德明后来在《书信的故事》中也提及:黄裳每次北来似乎都顺便到天津看看,并感到一种满足。“当然,也讲起他在劝业场天华景看戏,在天祥商场买旧书的悠悠往事……同时也唤起我当年读中学时,下午常常旷课去天华景看戏,往天祥逛旧书摊的回忆。我为黄裳儿时常念及天津而感到欣慰。”

夜风

刘利民

夜幕如同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,悄无声息地铺展开来,将白天的喧嚣层层包裹、隐匿。城市的灯火渐次亮起,像是夜的幕布上镶嵌的宝石,闪烁着迷离的光。在这浓稠的夜色里,夜风宛如一个自由飞舞的精灵,穿梭于大街小巷、楼宇树木之间,开启一场独属于夜晚的奇妙旅程。我索性打开客厅的窗子,让外面清新的气息一股脑地涌进来。

这是立夏后一个夜晚。室内被空气清洗一新,我听到了窗帘微微的低语。夜风带着丝丝缕缕的凉意,轻轻拂过我的面颊,那触感极像儿时外婆布满老茧却无比温暖的手,温柔地抚摸。它穿过林立的高楼,发出细微的呜咽,似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寂寞心事。

小区的公园里,夜风在花草间徘徊。它轻轻撩动着细长的草叶,草儿们相互低语、摇曳,发出沙沙的声响,仿佛在合唱一首轻柔的夜曲。娇艳的花朵在夜风的轻抚下,微微颤动,桃李的芬芳随之飘散开来,弥漫在空气中,混合着泥土的清新气息,让人忍不住深深吸上几口,沉醉其中。此时的夜风,又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调香师,精心调配着

这独特的夜间芬芳。

夜风中,也裹挟着人间的烟火气息。小区路边小吃摊的香味,在风的助力下飘散开来,引得路人频频侧目。人们围坐在餐桌旁,一边享受着美食,一边在夜风中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在夜空中回荡。夜风见证着这平凡而又温暖的人间百态,它带着这些声音和气息,向远方飘去,让更多的人感受这夜晚的温情。

远处的树林,随夜风摇曳,他们左右摇摆不定,像是在黑夜中翩翩起舞,在轻风吹拂下孕育着新的希望。更富有生机的是田野里热烈的虫鸣,应和着清风本来的音域,一齐为夜奏出一个动人心弦的交响。

夜风啊,你是夜的使者,是大自然温柔的馈赠。你在黑暗中穿梭,带来清凉,带来宁静,也带来了无尽的遐想。在你的怀抱里,疲惫的灵魂得以休憩,纷扰的思绪渐渐沉淀。愿每一个被夜风吹拂的夜晚,都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,让我们在这喧嚣的尘世中,寻得片刻的安宁。

虽然已到熄灯时刻,我依然伫立在窗前,感受着夜的温润的气息,不忍离开,生怕辜负了这美好的时光。

良好习惯的家风，
我传承。

